



中国中篇小说精选

(上)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99 年中国中篇小说精选/中国作协创研部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6

ISBN 7-5354-2027-3

I .1...

II .中...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0636 号

策划编辑:周百义 刘学明

责任编辑:刘学明 责任校对:常桥英 邓 薇

封面设计:方隆昌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31.5 插页:4

版次: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700 千字 印数:1—4000 册

ISBN 7-5354-2027-3/I·1546 定价:48.00 元(上、下)(简精装)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上 册

老海失踪	胡发云 (1)
睁大眼睛睡觉	毕飞宇 (112)
陈宗辉的故事	祁 智 (170)
叫魂	彭瑞高 (232)
玫瑰灰的毛衣	黄蓓佳 (289)
驯子记	苏 童 (337)
飞翔的鱼	王立纯 (383)
城市里的露珠	叶 弥 (418)
永远有多远	铁 凝 (467)

下 册

无根令	阿 宁 (513)
鼻孔里的子弹	红 都 (567)
腐败分子潘长水	李 唯 (613)
雪树琼枝	陈应松 (666)
谁翻乐府凄凉曲	叶广岑 (701)

完美的旅行	蒋 韵 (750)
我爱我爸	陆 涛 (785)
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程 青 (826)
飞向布宜诺斯艾利斯	王安忆 (897)
附录一：欲望化现实中的精神存在	牛玉秋 (988)
附录二：1999 年中国中篇小说参考选目	(996)

老海失踪

胡发云

—

思思打来电话的时候，老阳与何必正拥着薄被倚在床上看一部美国枪战片的碟子。一段时间以来，他们常以这种方式打发晚上无聊的时光。十二岁的女儿去读外语学校了，每周六才回来。于是，他们早早地过起了空巢家庭的生活。

电话铃一响，何必赶忙关掉音量，嘀咕了一声：谁呀？这么晚了。

何必对深夜电话有一种条件反射的恐怖。她远在东北的父亲突然去世的消息，就是在一个深夜由这只电话传来的。许多年前的一个深夜，一个电话从北京打来，告诉她，她的一个大学同学在大街上被打死了，将她吓呆了好些天。从此，她特别害怕夜间的电话。有一段时间，她在晚上十点钟以后拔掉电话线，误过老阳的几次事。

老阳拿起听筒，瞟了一眼墙上那只石英钟，快十二点了。

老阳刚“喂”了一声，只听见思思在电话那头急急地说了一

声：“老海失踪了。”

老阳已经听清楚了，但他还是又问了一遍：“老海怎么啦？喂！思思！喂——”

思思说：“老海失踪了。”

这次，他听见了思思的啜泣声。

老阳僵在那儿，一时无语。何必在一边啜嚅着催问：“老海怎么啦？”

老阳问思思：“谁告诉你的？”

思思说：“台里。刚才我又和老朝通了电话。”

“什么时候的事？”

“有十多天了。”

近年来，老阳也曾预料过老海的种种不幸结局，甚至包括像得田那样被人害死。但从未想到他会失踪。这是一种更让人恐怖的结局。老海总有出人意外之举。

思思说：“你能来一下吗？”

老阳说：“我马上来。”

老阳匆匆穿着衣裤，对何必说：“老海失踪了。失踪了十多天。我现在去思思那儿。”

何必失声叫起来：天哪天哪天哪——

老海是何必最喜爱最敬重的男人。再优秀的男人从她嘴里过，都要扣分。唯独老海，永远是满分。

老阳穿好衣服，何必又去给他找风衣。她光着两腿在屋里跑来跑去，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她含含混混地叨叨着：有这一天，我就知道有这一天……

老阳匆匆走到街口，几辆亮灯的的士横横竖竖卧在那儿。他走向最近的一辆。司机正蜷缩在后座上睡觉，老阳拍拍车顶，司机一弹而起，钻出车来殷勤地问：“您去哪？”

老阳说：“学院路。”

睡梦里撞上一笔生意，司机一下来了精神，按下计价器便闲聊：玩了牌的？一看就知道。这个时候，从小区里巷子里出来的，都是玩了牌的；从宾馆里发廊里出来的，是打了炮的；从酒楼茶馆里出来的，是谈了生意的。手气怎么样？我最爱这个东西，爱得疼，可惜呀，没法，干我们这一行，空一天是一天的钱，生意又不好做，你看，几萧条，往日这时候，歌舞厅还没有散伙，下半夜，那些卖粉的、坐台子的小姐才下班，牛气的，都是一个人叫一辆车，有时连零钱都不要你找，现在她们见了我们就躲，到街边叫一辆破三轮钻进去就跑，再不就四五个人挤一辆车，最后付账的时候只给个整数，零头就不给了，只说声环境不好，一晚上没有一个客人。

司机自顾自说了一阵，见老阳无话，便开了音响，放出一段欢快的歌。

二

子夜的风已经浸骨，一阵深秋的萧瑟灌进车来。

前些天，那一场秋雨落下时，老阳还想起过老海。每当季节转换，或天气突变，他便常会想起老海来，想起乌嘴边，想起那幢发黑的小木屋。乌嘴边怕要下雪了，屋后的那片竹林怕都黄透了，远山那片阔叶林怕只剩下一片密密麻麻的枝枝桠桠，屋里的火塘子又开始冒烟，烟火中是那只熏得乌黑的吊罐……老海，梅丫，还有那两个在山坳里生山坳里长的小女儿，正围着火塘烤苞谷吧？四面木壁上是他们宁静又神秘的光影……乌嘴边的气候要早一两个月，于是，拿两处的物象进行对比，成了老阳的一个心理游戏。看天气预报，老阳的城市气温十几度时，他便会向何必

说，老海那儿怕要下雪了；当他的城市报四十度时，他便会从何必说，老海那儿最多二十度。乌嘴边成为老阳的他处，老海成为老阳的他者。在这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连深圳香港美国英国似乎都成为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让人熟视无睹的时候，唯独老海和他的乌嘴边，兀然峭立在那儿，使老阳因此不时地看见自己。

的士开进熟悉的校园。十几年前，他就是在这里遇见老海，还有老朝。他们都以这里为一个点，让自己人生的轨迹折转了一个角度。

的士停在那幢熟悉的宿舍楼前，他看见那两扇亮灯的窗。近些年来，老阳到这儿来的次数，比老海多得多。

三

思思家的门虚掩着，思思常这样，在老阳到来之前打开门锁。

老阳推门进去时，思思正站在客厅里发呆。他扶着思思的双肩到沙发上坐下，给她倒了一杯水，自己点上一支烟，就这么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思思终于长长地嘘了一口气，似怨似恨，似叹似惜，然后如小学生找不到答案一般，不停地摇着头。

墙上还是那一帧老海的照片，那是他七年前第一次进乌嘴边时拍的。那时的老海满脸朝气，兴奋又自信地眺望着远方。像许多新鲜的旅游者一样，他摆了一副拍照的姿势，站在他那台安在三角架上的摄像机旁，穿着一件火红的运动衫，外面套着一件土黄色的摄影背心，十多个大大小小的口袋每一个都塞得鼓鼓囊囊的。拍摄的地点大约是某处峰顶，背景是一片山峦，远远近近浮在一片云海之中……许多年来，这张照片一直挂在那儿。

思思说，老海是十一月十二日从小木屋出发的。梅丫说那天

他带了许多东西，除了器材粮食睡袋之外，还带了攀崖用的绳索和那支枪。他对梅丫说一个星期左右回来。口粮也只带了一个星期的。一个星期过了，老海没有回来。又过了两天，还没有回来。梅丫害怕了，将两个女儿反锁在家里，跑了几十里山路，到镇上给林业局管理处说了。林业局管理处找了县里，县里又找了老朝。这期间，老朝曾给思思打过一个电话，问老海回来没有，思思说他半年多没回来了。这些年，老海一年也就回来一两次，这些老朝应该都知道。他们又打电话到电视台，电视台也说好长时间没见他的人了，上次分房让他回他也没有回。县里组织了搜寻组，以大风坳那间小木屋为圆心，把周围人迹可至的山林梳了一遍，什么踪迹也没有发现。乌嘴边方圆百里，是三省交界的一片无人区，山高峡陡草深林密，找一个人如同大海捞针。今天晚上，搜寻小组一无所获地撤回到了镇上。他们估计，老海要么是失足落进了峡谷，要么就是被那些人给暗害了。思思说的那些人，就是这些年来盗猎乌猴的人。

思思这些话说得恍恍惚惚颠三倒四。

老阳抽着烟，不知该对思思说点什么好。

思思说，台里明天派人去乌嘴边，让我也去。

老阳说，我也去。

在老海与梅丫生活到一起之后，老阳一直认为自己是思思生活中最近的一个人，很多时候思思也是这么感觉的。可现在，那个几乎与这个家不再相关的老海，仍然站在他和思思之间。

他们各自沉默的时候，老朝打来了电话。近年来，特别是老朝到地委以后，他们联系很少了，他家的电话和他的手机，似乎总在更换。偶尔老朝到省城开会，或路过省城赴京、出国，也会从宾馆给老阳来个电话，如果能挤出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他也会派了司机来接老阳见上一面，吃一顿饭。但这种见面总是被各种

电话或来客打断，弄得人兴味索然。后来就更多地用通话替代见面了。

老朝和思思说了一会儿，便要老阳听电话。

老朝说：“刚才打电话到你家，何必说你到思思这儿来了。好好陪思思说说话。这时候，只有你最合适了。”

老朝说了一些寻找老海的过程，然后对老阳说，希望他明天与思思一起来，其中另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今天梅丫对县里的人说，有事要找老阳，别人问她什么事，她不说，她说要对老阳亲自说，不知是否和老海的事有关联。

老阳说，我已经决定去了。

老朝有点伤感，叹了一口气：“唉，这个老海……明天来吧，我在地委等你们。来了再细说。”

老朝打来电话之后，老阳便和思思一直呆呆地坐着。坐了很久，一句话也没有。下半夜何必来电话打听老海的情况。老阳起身告辞，问明天怎么走。

思思说，早上七点电视台来车接我，然后再去接你。

老阳说，你稍稍睡一下，我回去了，准备一下行装。

思思送老阳到门口，以往这种时候，他们都要拥抱一下。但现在，他们之间一直留着一个空间。

思思为老阳开门，她突然自言自语地说：“老海把我毁了。”

老阳听了，一时愣住，不知思思为何突然说出这么一句话来。门已拉开半扇，老阳只好又说：“睡一下吧。”

四

暗夜中的校园静得陌生起来。离有出租车的地方还要走很长一段路。没有月光；也没有星光，只有稀稀落落的路灯在楼房前

或树影中无声地亮着。路边草丛中偶尔传来几声秋虫清冷的鸣叫。裹挟着浓浓秋意的风在林子里和小路上流窜。秋天来了，天气凉了——他想起那一年，也是这样一个深秋的夜晚，他和老海在湖边散步，他们正谈着一个当时很时髦的话题。突然不知从哪儿窜出一股风来，撞得湖边的树林一片哗哗作响。老海突然读起了小学的一篇课文：“秋天来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老阳当然也读过这篇课文，听得极亲切，笑着说：“还背得小学的课文哪？”老海说：“就这一篇，感觉非常特别，那是我第一次被文字感动了，或者说是被这些文字述说的某些东西感动了。真是奇怪，那种感觉说不出来，但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就那么几个字，秋天来了，天气凉了，能让你感到一阵凉飕飕的风，透过你的衣衫，透过你的肌肤，浸润到你的心里去，让你的心中一下涨满了一种欲说不能的情绪，又甜蜜，又忧伤。你想想，真是奇怪，一个七八岁的孩子，那一瞬间的感觉，竟能让你记得一辈子。还有大雁——其实，在那之前，我根本就没有注意过大雁，但当时读到这个词，就好像早就熟悉这种东西一样。它们在那么高的天上往南飞。它们要飞到什么地方去？它们飞来的地方是什么样？它们在天上飞的时候，也有那种对秋风凉飕飕的感觉吗？后来很多年中，一到秋天，我便常常希望能发现天上的大雁。开始，一年还能见到几次，后来慢慢见不到了……”

老海后来又说，这是他一生中读到的最好的、最动人的一篇散文，可惜不知道作者是谁。要是知道了，他会写信给他，告诉他自己的那种奇妙的感觉。

老阳记得当时嘲笑了他，说那作者自己可能压根就没有这种感受，他只是找了一些最简单的字，组成最简单的句子，好让刚发蒙的孩子们认字呢。

老海当时竟认真地反驳起来：你找几个简单的字，让孩子们感动一下看看！

老阳便说起接受美学，说只是因为少年老海的特殊心理情绪，是少年老海的某种特殊感觉，赋予了这十几个字的魅力。老阳还说，我当时也读过这篇课文，啥感觉都没有，只知道要把课文里的生字写会。一个生字写一排，写两排，一直写得自己都不认得。

老海说，你是怎么成了一个诗人的？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意境，你没有感觉？

那时他们都进校不久，尽管已年近而立，但一下子都变得热情单纯，像少年一样执着又像少年一样友好，这常常让他们有一种温暖的感动。

老阳记得那天他对老海的回击是说，真不能想象你是刚从枪林弹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回来的。是一个面对血腥，面对厮杀，一眨眼间就可以杀死一个人的军人。你来做诗人更合适。

五

老阳回到家中，何必还眼睁睁地倚在床上。见他回来，第一句话就问老海。老阳便把他知道的都讲给了何必。何必听着，嚤嚤抽泣起来，说，这个家伙，太犟了，太一意孤行了。又说：“老海不是这个世上的人，我知道，他迟早有这一天。”

老阳想，这世上的事，有很多偶然，有很多宿命。如果当初是他和思思，何必跟老海呢？许多人事大约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是谁在规定谁该跟谁呢？他们都是自己的选择。其实只要有选择，就会有错误。唯一的选择，便是唯一的错误。那一次，在乌啸边，他曾和老海抽象地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许多夫妻在法

律、道德、习惯的规定下一起生活，白头到老，只是一种偶然，一种宿命。世界之大，他几乎可以和任何人一起生活，就像你走在大街上就可以随意看见任何人一样。但作为制度化和道德化了两性关系，却必须作唯一的选择。老海说，其实动物也是这样，只是你不了解，老海说，他跟踪的一群乌猴中，便有这样的故事。有一个猴王有五个妻妾，其中两个心有旁骛。无奈老猴平日看管极严，加之对越轨行为的惩治极其残酷，这两位早已暗中他恋的妻妾不敢轻易出墙。但你常常可以观察到，她们一边讨好老猴，给它理毛，抓虱子，一边会和远方某棵树上的相好暗送秋波。那眼神如人一样，凄婉深情，楚楚动人。偶尔在老猴睡熟时，也会轻巧又迅疾地窜到相好的身边，极柔情地呆上一小会儿。忘形之下，还会耳鬓厮磨一阵子。这种偷情很危险，一旦被老猴发现，那相好的不是被咬得半死，便是被远逐他乡，最终死在异地。除非那相好的强大到能击败老猴自立为王。

何必不睡了，爬起来给老阳清理行装。她几乎将所有的冬季用品都翻了出来：帽子，围脖，手套，羽绒服，高腰靴，羊皮背心，双层保暖绒裤，毛袜子，防冻膏……如同要去攀登珠穆朗玛峰。这里面的大部分物件，都是去年冬天，老阳去乌嘴边时添置的。

老阳问何必，如果你是思思，你会不会跟着老海一起进山？

何必说，你这个问题很险恶。对我，对思思都很险恶。

老阳问，为什么？

何必说，我不回答。如果这次把老海找到了，我再回答。

老阳说，你已经回答了。

何必说，没有。

行装清理好了，鼓鼓囊囊塞满了一大旅行袋。这时，天已微明。两个人都很疲惫，但又无睡意。何必坐到老阳身边，靠着老

阳的胸脯，感伤地说，你要把老海找到，这个世界上像他这样的人不多了。我们都是行尸走肉，一群现代文明的行尸走肉。一个个自以为活得有滋有味，事业啊，权位啊，财富啊……一个个自以为又有才情又有学识又有个性，其实，都是他妈的现代化养鸡场里的鸡，只不过啄得快一点，慢一点，养得肥一点瘦一点而已。

六

老阳，老海，还有老朝，是八十年代初进大学的。那时和他们年龄相近、第一批挤进恢复高考末班车的人们已经都毕业了。他们三个却各自因为一些特殊的缘故给耽搁了。老阳因为卷到一起地下诗歌刊物的案子中，老朝当时在一个县里的中学教书，书教得不错，又和教育局领导的关系不好，没让他参加高考。老海呢，正在南疆的崇山峻岭中跟越南人打仗。几年过去了，他们三个人都没死心，不约而同地给这所大学的校长写了信，申诉他们当年不能报考的原因，表达了强烈的读书愿望，希望能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哪怕考不取，也心甘情愿。他们三个人后来谈到自己写的信时，发现他们信中的许多话竟都是一样的。只是老阳寄出了自己一批发表过的诗作，还有那本曾被打成反革命地下刊物的诗歌刊物。老朝则列出了近年来自己的一批考取各种名牌大学的学生名单，其中有几个就在这所学校就读。老海的材料更过硬——那是一封部队的推荐信，上面记载着老海英勇卓著的战斗业绩和几次立功的证明材料。校长是一个爱才的人，不知他打通了一些什么关节，同意让他们报考。结果他们三人都以高分获得录取。这件事在校园里一时传为美谈，使他们一进校便成为明星人物。那时，校园里已没有什么胡子大学生了，满天下清一色的高

中应届毕业生，十七八岁，二十出头，还有十五六岁的。一下子来了这么三个深厚老成履历丰富的大男人，让大家又好奇又兴奋，只是同学间不知该如何称呼才好。很快，小同窗们各取了他们名字中的最后一个字，分别称他们作阳老，朝老，海老。大大咧咧地叫了一阵子之后，系里一位老先生来讲先秦文学史，这是真正的一老，七十大几了，系里所有的先生都尊称他程老。同学们怕在教室里乱叫那三老惹恼了这一老，于是将阳老、朝老、海老改称为老阳、老朝、老海。那一年，他们的年龄分别是二十七岁，二十八岁，二十六岁。他们的大名，一些人直到毕业也没有搞清楚。老阳后来就用此作了笔名，老海去电视台后，屏幕上也就用了“本台记者老海”，只是老朝后来还原了本名，后来又被叫过陈校长，陈局长，陈部长，陈书记……如今，只在极少的几个人之间还叫他老朝。

那些年大学生年年激增，学生宿舍爆满，像轮船的四等舱，上上下下爬满了人。学校总务处照顾老阳他们三个，将他们安排在学生宿舍楼梯口一个管理员住的半间房里。放三张木架绷床，还有三张书桌，三把椅子，几乎成了总统套间。这个半间房立刻成了中文系最著名的地方，同学们有事没事都喜欢往那儿挤。那时的“三老”都是光棍汉，又全都带薪，其中老海的最高，营级干部，比有些教授拿得还多。老阳则常有些稿费。老朝少些，还要接济乡下的父母。但总的来说，这里是最富裕的一座庄园。小学友们常可以到这里蹭一些解馋的东西，应急时，还可以在这里借一点钱。但更主要的是想去听他们聊天，论争，讲各自的奇闻轶事。几年下来，大家对“三老”的了解比对自己父母的了解都还要详尽。许多故事，他们都能去讲给别人听了。当这些故事又转回到“三老”的耳朵里时，他们发现竟比自己当初所讲的丰富了许多，有一些连他们自己也闻所未闻。

系里有一个叫思思的女生，是本校一位老先生的千金。聪慧能干，活泼开朗，进校不久便当了班里的头。第一个元旦，她牵头办了一个晚会。她率领一帮子男生女生将中文系一间大教室布置得花花绿绿，安排了一大套节目。那次晚会的许多节目都是冲着“三老”来的：让老阳朗诵初恋的情诗，要老朝用他的家乡话读毛主席诗词，让老海对全体同学用越南语喊缴枪不杀，共军优待俘虏。老阳老朝都照着做了。他们都喜欢思思，她有一种让你干啥你就想干啥的魅力。只是老海不愿意，扭捏了半天，提出要让思思先出一个节目再说。思思想了想，便说讲一个故事。思思说，高考后，家里陪她去了一趟北戴河，那是她第一次见到海。一到海滨，她都惊呆了，无边无际，波澜壮阔，一下激动得直想作诗，便憋足了劲在那儿想诗。想了半天，终于想好了一首诗。说到此，她便卖关子地打住了。同学们起哄，要她把诗读出来。她深吸了一口气，摆开架势，作朗诵状：“啊——大海呀，啊——好大一个海呀，啊——好大海呀——”朗诵到此，一些聪明人已轰然大笑了——老海的大名叫郝大海。思思依旧一本正经地朗诵下去：“好大的海呀，你他妈真大——”朗诵到此，全体同学已笑作一团。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故事，是由老阳讲出来糟践某一个诗人的，但原故事中没有那个“好”字，思思在此只加一字，便点石成金了。这个故事后来也成为了中文系的经典。那天郝大海也只得跟着讪笑。虽然被糟践了，但依然夸奖思思才智超群，可以做老阳的一字师。

几个节目之后，开始做一种拼词游戏。每个人写四张纸条，第一张写“某某”，第二张写“和某某”，第三张写在什么地方，第四张写做什么事情。当时这个游戏还没在校园里流行，大多数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便认认真真地写上一些非常正经的话，如小明——和妹妹——在家里——做作业；工人——和农民——在

祖国大地——千四化；孙悟空——和猪八戒——到西天——去取经等等等等。思思派人将这些纸条收上来，各自放进一只纸箱，盖上后像调鸡尾酒一样上上下下摇晃几下，然后再从中任意各抽出一张，重新拼出一句话，由思思大声又严肃地念出来。于是，大家听到的每一句话，都变成了荒诞派的杰作。如“张红卫和猪八戒在床底下干四化”。“李新民和严芬在男厕所里捉蛐蛐。”“老阳和叶欣欣在美国白宫卖甘蔗。”……在这种拼接中，任何正经词汇都会在不经意间变得离题万里或恶俗不堪，而写作者却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编辑者也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后来，思思刚念到“思思和郝大海——”便停住不念了，被刺激得疯疯癫癫的同学们立刻起哄喊叫：“下面呢？思思和郝大海怎么啦？”“念呀！快往下念哪——”思思正要将那几张纸条揣到口袋里，被眼疾手快的监票员一把抢了过去，跑到一边大声读了出来：“思思和郝大海在月球上打糍粑——”在本地方言中，“打糍粑”与“打赤膊”同音。本地的同学立刻听懂了，笑得是前仰后合，然后又鬼鬼祟祟地告诉那些未解其义的外地同学。这一下，整个教室更是闹作一团，几个坏孩子齐声高喊：“打糍粑！打糍粑！我们要吃打糍粑——”老阳和老朝几乎同时都注意到，一向大大咧咧的思思突然间惶乱起来，两朵淡淡的红云飞上双颊。他们后来都说，从那一刻起，他们感觉有一个故事要发生了。当然，他们都曾隐隐地希望这故事发生在自己身上。思思毕竟是一个太让人喜欢的女孩子，特别对于他们这些历经沧桑的男人来说，她能让你重新变成少年，重新燃起那种蓬蓬勃勃的火焰。

后来，当思思和老海有什么单独行动的时候，人们就会说：“打糍粑去了。”“打糍粑”这个词很快变成了“谈恋爱”、“轧马路”、“拍拖”的代词，在校园里流行了几年。